



繆思風采

雲海塔關山

● 呂昇陽*

【接續上一期的〈夢回塔關山〉】

塔關山山頂的山嵐依舊氤氳，已在峰頂得到充分休養與體悟的統一企業登山隊伍，就要心滿意足的下山去了。美好而短暫的緣分，如山風過林，足以爽心，於是我珍重的跟這群大哥們說聲再見。臨行前陳大哥又留給我一大壺尚溫的好茶，在後來攀爬上下的旅程中，適時的給了我最深心的滋潤。

午後三點左右，我也隨這些上山來開同學會的山友陸續離開峰頂。因估量著若要在天黑前回到登山口，顯然尚有相當充裕的時間，所以並不打算隨他們直接下山，而決定沿途賞鳥、觀樹、望山的慢慢溜達下去。漸漸的，就再也聽不到山友們的談笑聲。此時，山徑幽寂，只有輕風拂過千年鐵杉的微微律動，和偶爾如精靈般穿梭飛掠的山鳥。而當我逐鳥聲而拿起望遠鏡尋覓一抹過眼的飛羽時發現，嘿！又是火冠戴菊，莫非牠一路相隨？這些黑眼黃羽的小可愛，也算是塔關山裡的一種絕色。

大約往下降遷了五百公尺，因情迷於一棵鐵杉的遒勁蒼古而駐足凝望時，從身後的盤根岩徑裡，下來了山頂最後一個離開的山友。他很驚喜能再次見到我，並猶然興奮的說：「不過是在山頂多停留了一、二十分鐘，原本漫天的大霧竟然就散開了，而且還浮現了雲海。」我這一驚不小，連呼：「真的嗎？真的嗎？」於是便決定要返回山頂一覽雲海的波瀾，沒想到他竟一把攔住了我，並相勸說：「你這樣再爬上去太累，而且時間上也太晚了。」我謝絕了他的關心，隨即全速趕往峰頂。因為山上的風雲瞬息萬

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。



變，只要遷延個一時半刻，就很可能再度失去了雲海的勝景。

沿途，我奮力的挑戰體能的極限，可是多處幾乎直上的險升坡，確實教人吃足了苦頭，一路上只能聽見自己粗暴的呼吸和震耳的心跳。然而就在攀爬到接近峰頂的一處陡岩時，偶一抬頭，竟看到了冷杉林梢外原本灰濛無光的天空已經悄然換上如碧的新粧。頓時，所有的苦辛都忘卻了，因為這希臘般的藍將引領我邁向雲海的殊境。

果然，在我嚙著不知是淚水還是鼻水的從箭竹林道裡爬探出頭，而來到峰頂的三角點時，天地正迎我以壯闊的雲海，左前方是朗朗擎出盤據在波濤滾滾中的向陽大崩壁，右手邊則是仰首張喙的鷹子嘴山。這些天工精雕粹煉、鬼斧神劈的無上神品，都在送走了所有的山客之後，靜默的在這個無人的山頂為我展現牠們最凜凜然的奇絕與雍容大度。

在詭譎多變的高山風雲之前，我抓緊時間拍下了這造化的大氣魄。其後，在愜意的漫步舒徐中，我時而莊嚴肅穆的凝視眼前的聖山-向陽大崩壁，希望藉此領悟一點宇宙亙古存在的真理；時而轉向鷹子嘴山，昂首閉眼的攤開雙臂擁抱無盡的蒼茫，想像著自己如鳶飛唳天、直上九霄；時而面向如浪起伏的雲海，深深的吸一口氣，彷彿自己的呼吸吐納，都已融入了整個天地大化的陰陽流行之中。霎時，我感到胸中充塞了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浩然之氣，不得不發。於是當夕陽的金光開始投射在向陽大崩壁的岩肌石理時，我猶如得到一道指令般的，仰天朝著大崩壁迸發出一聲欲撼山林的長嘯，旋即復轉身朝鷹子嘴山大作獅子吼，意猶未盡的，又分別傾盡全身的力氣往庫哈諾辛山、玉山的方向長鳴以舒嘯。可怪的是，在相間五秒鐘之後，竟有相同頻率的長嘯聲自山谷傳來。是空谷回音嗎？正納悶間，便聽到從山徑裡傳來嘈嘈的人聲。我歡喜的以為是剛才途中遇見的山友，去而復回。於是雀躍的往山下大喊：「趕快上來！趕快上來！」沒想到不久之後，從箭竹陡坡叢中冒出頭來的竟是兩個新山友。原來他們是攜家帶眷出來遊山玩水的，今晚打算夜宿埡口山莊。而當他們隨機的想要挑戰塔關山而貿然上山時，才不到一半的路程，所有的老弱婦孺就紛紛放棄了。倒是他倆因半路上恰好遇見了那位告知我雲海生成的山友，得知山頂尚有雲海與我一人，於是便也興起一股傻勁，在夕陽將落之前趕赴峰頂，一睹了雲海並和我交會出一段山緣。





後面尖尖的是鷹子嘴山



兩位為雲海而興高采烈的山友

2007年12月8日（農曆十月廿九日），埡口山莊表列的日出時間為6:24，日落則為5:11。理論上，理智上，沒有將頭燈帶上山的我，若要在五點十分天黑前返回南橫公路上的登山口，最遲應在四點鐘準時自三角點撤離。可是因眷戀著眼前的美景，更兼渴望著想要一睹夕照下雲海渲染翻騰的幽情壯彩，與那晚照向陽大崩壁的金碧輝煌，我竟沒有同這兩位帶有手電筒的山友一起結伴下山，竟固執的要繼續守候瑞氣霞光的高潮總奏。

峰頂躊躇，待我在三角點延宕至傍晚五時而不得不離開時，也只能依依不捨的向這八荒九垓中的雲與山一點名作別。在深情熱切的呼喊過「塔關山」、「向陽大崩壁」、「雲海」、「鷹子嘴山」、「關山北峰」、「關山」、「庫哈諾辛山」之後，便警醒的回到現實，讓自己儘快的背起包包、紮好扣環，繃緊神經的、專注謹慎的往山下極速飛竄。但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是，原本在山頂尚有七分亮度的天色，在下切進入森林的山路時，天地竟在頃刻之間晦暗了起來，夜色的黑絲絨很快的便籠罩了整個山林。此情此景，使我猛然的想起孟浩然的詩句，「夕陽度西嶺，群壑倏已冥。」這個「倏」字，實在用得妥貼精微啊！只是而今沒有攜帶任何照明的我，不禁脊背發涼的意識到，若在這初冬零度的夜晚迷路於高山荒嶺之中，結果恐怕不會是很詩意的。

於是我開始像一隻被獵人追殺的水鹿般的發足狂奔，因為得跟時間賽跑，得把握在最後一絲餘光消失之前，回到南橫公路的登山口。所以縱使連續的下坡已使得雙腿嚴重顫抖，也不敢稍作休息，因為只要時間每多浪費一秒鐘，迷路的風險就會更多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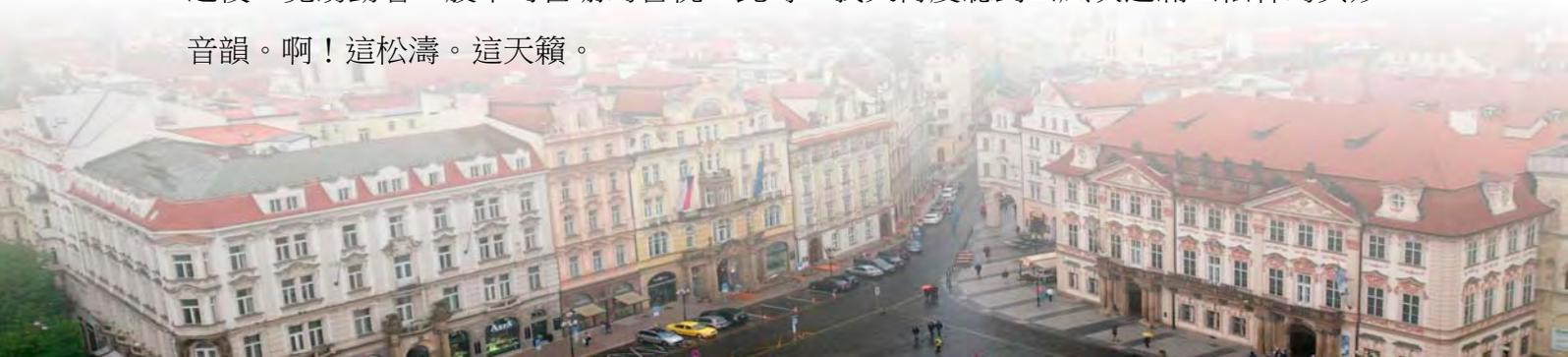


一分。然而不管再怎樣加快腳程，夜幕低垂的速度終究還是輕易的超越了我。當漸漸的不能分辨踩著的是岩塊？樹根？或是空無時，我開始知道什麼叫做摔得「四腳朝天」，什麼叫做「連滾帶爬」。可也只能咬著牙繼續在這片漆黑中摸索，癡想著胡適在〈祕魔崖月夜〉中，「依舊是月圓時，依舊是空山、靜夜，我獨自月下歸來……」的空明瀟灑。



氣勢磅礴的「向陽山大崩壁」的夕照雲海

當我終於來到了象徵文明的一段整然的台階時，我知道位在南橫公路上的登山口，就在不遠的林外了。雖然此時已經筋疲力竭，但心情卻瞬間的從恐懼中解放了出來。再不要趕路了，也無須現在就走到出口。頹然如崩的坐在這沒有山月映照的石階上，啜飲一口統一企業山友留贈的清茶芬芳。而原本淒涼的心，在經過一段幽寂的沉澱之後，竟湧動著一股不可言喻的喜悅。此時，我又再度聽到山風吹過滿山松林的美妙音韻。啊！這松濤。這天籟。





【後記】：南朝宋宗炳〈畫山水序〉有云：「山水以形媚道」、「山水質有而趣靈」。修道之人如果可以澄懷味象，就有可能可以緣山水而悟道。然而在親近所謂的「嶽」，即高而大的山時，又絕不能僅以浪漫卻無知的心輕臨之，必須以「敬畏」之心面對。上文中敘及我下山時的夜奔過程，其實過於莽撞，甚不可取，許多山難便是發生在這無知的冒險中。後來統一登山隊的林大哥針對此事對我說道：「如此夜黑急走，匆忙趕下山，少了一份從容，而『從容』應是山客想與群山交融得有的胸懷。」我想，我是非常幸運的，能夠在剛開始爬大山時就得到一位知山、知道的長者的開示，讓我日後不至於偏離了登山的正道。

